

风雨世纪行

曲子贞文集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深切怀念曲子贞同志

宋平



坎
坷
一
世
奉
獻
一
生

馬文瑞





解放初期在甘肃省第一届人代会上



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张照片 1993年3月 杨旭红 摄

无 坎坷跋涉五十秋， 迷离扑朔白了头；
题 苦辣酸甜谁共语， 俯首甘为孺子牛。

刘子真

写于丙寅年春



印章 刘冰庵 篆刻



和郑振铎、常书鸿在敦煌(1954年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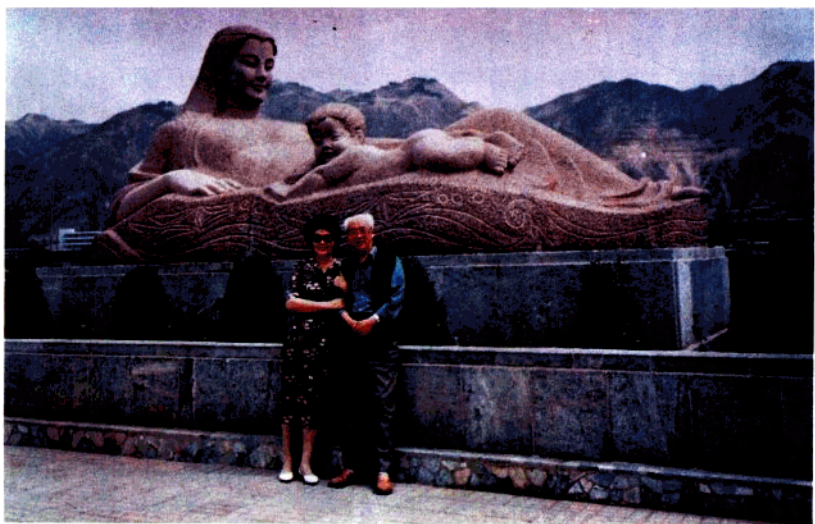


和花儿歌手在一起(1986年)



马列学院五十周年院庆时和学友在一起(1987年)

和分别50年的女儿相聚在兰州“黄河母亲”雕塑前(1988年)





和作家杨朔、胡采在一起(1953年)



为省话剧团第一次上演的《保尔》一剧当顾问
(1953年)

访问藏族诗史《格萨尔》唱家。





十八岁的曲子贞在北平

穿林来访数朝晖
 烽火人豪去不归
 雄顾未酬
 作责在奔程何敢
 缓
 敬呈

钟敬文到烈士墓

于亥月念吟正

钟敬文

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钟敬文题字



「我第一次偎依在甘南草原上」(1987年)

他活在我们心中

何载 史唯 丁济沧 刘爱芝

曲子贞同志，1917年出生于山东烟台市，是烟台著名民族资本家的独生子。但是，早在抗战之前的学生时期，他就接受了党的教育，成了一位万贯家产可以不要，命不能不革的革命青年。

1937年，他在北平上学的时候，就曾因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被学校开除。抗战开始后，他又在廖承志同志领导下，积极地参加了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。1938年，他毅然奔赴陕甘宁边区，并于当年入党。从此，他一心一意为党为人民服务，勤勤恳恳，艰苦奋斗，直到1993年4月25日去世。

曲子贞同志，是一位思想品格非常高尚的同志。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，他都一心一意地去做。他从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毕业后，组织上曾多次考虑派他到大后方工作，但都因情况变化未能成行，临时分配他到陇东中学当教导主任。他毫无怨言，一扎下去就是十几年，乃至一生落归西北高原。后来，组织又分配他做文化工作。他看到当地群众文化水平低，文化生活贫乏，便一心一意为改变这种情况而努力工作。他长期深入群众，与群众同甘共苦，工作在基层。从编剧创作到办剧团当团长，从调查研究、征兵、征粮到和群众一起打游击，他都做得很出色。经过长期艰苦磨炼，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文艺工作者——作家、评论家、民间文学专家。全国解放以后，他长期担任甘肃省文化局和文学艺

术家联合会的领导工作，对甘肃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尤其值得称道的是，不管个人遭受到多少磨难和考验，他都能坚定地毫不动摇地保持自己献党于党的事业的高尚信念。在陇东整风后期的“抢救”运动中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，他曾遭受到诬陷，以至坐牢审查，手铐、脚镣折磨得他皮开肉绽。但他不说假话，敢于明辨是非，终于维护了党的审干政策和自身的政治清白。当结束审查放他出牢时，他撕破衬衣，包扎伤口，便立即教同志们歌唱。他说，革命总是要有牺牲，生活难保每个人都不受委曲，受委曲就怨天尤人的人，不是一个好的革命者。他理所当然地被同志们称为“有骨气”的好同志。

曲子贞同志，一生正直无私，对党内外是非有清醒的判断力，从不因某种风吹草动就东倒西歪。在大跃进的浮夸风中，他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；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雨暴风中，他能自尊自律，挺得住身胸。在有着严重错误的反右派斗争中，他能够牺牲自己保护同志。当他蒙受着抵制反右斗争的罪名，被撤销党内外领导职务并开除党籍的时候，他仍然坚持不应该把一些同志错划为右派。他说：就是撤了我，我也于心无愧！在当时情况下，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！

曲子贞同志，是一位真正的优秀共产党员。他的信仰是坚定的，他的心灵是纯洁的，他的人格和情操是高尚的。在延安时，他热情活泼，为人耿直，是马列学院四班四支部学习最好，调去工作最早的同学之一。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阿曲。现在他去了，但是，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！

1994年8月

一个不违心者的挽歌

谢富饶

又送别了一位很值得尊敬的老同志，他的一生，犹如他的姓氏，曲折多难，而他对革命事业的执著，亦如他大名中的一个贞字。在从华林山火葬场返回的路上，想到这个满头白发、一米八几的山东大汉，连同他 50 多年的革命生涯，带着多次不公正对待的不畅心境，就此化为一股青烟，我的心绪很有点感伤。但进而又想，一个人能这样耿介、坦然而不违心地活着，虽然活得不轻松，却是足以自慰的了。

人们说，老人在临死前，大多会有一些预感。说得活灵活现，很是叫人相信。这位老同志逝世前三天，在甘肃省文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，就多次对人说，已经 76 岁了，说话的机会不多了，要把想说的话尽量说完。在这次会上，他还特地写了一份 5 页纸的书面意见，提出文联工作要抓政治学习，要更多深入基层，要广交文艺界的朋友。这可能是他从事了一辈子文艺工作的最后绝笔。就在他逝世前一天，还赶到敦煌艺术剧院去观看了一场舞剧排练，关心着我省承办第四届全国艺术节的筹备工作。尽管他当时的身体还好，但机关同志说，他是有所预感的。也许吧，生命确会有某种信息，就像久病垂危患者临死前的回光返照。而我更认为，这些表现，只是他一贯工作责任心的表现。革命者除了工作，还是工作，没有更多的个人考虑。

参加革命时间较长的同志，大多都有一些传奇色彩。这位老同志在读中学时，就参加进步学生运动，到香港后又组织抗日救亡学生会等。1938年，他一手拿着母亲要他到美国求学的护照，一手拿着廖承志介绍他去延安的信，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，历尽艰辛奔向解放区，并于同年加入党组织，以后他一直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及文艺工作。过去，我虽然读过他的一些作品，知道他是个作家、评论家，是文艺界的领导，但从未想到他是在较长时间被剥夺工作权利条件下努力工作。更为可贵的是，从他的文章中却看不到他有半点怨尤或悲观情绪。1990年我调省文联工作后，刚开始虽然知道了他多灾多难的经历，心情的不舒，大半生的不顺，但不知何以如此，命运何以多舛？不久，我们有次长谈，使我顿悟，增加了我对他的熟悉与了解。

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是在医院。他因病住院，我上班不久去看望他，原只是礼节性的探望，不想过长打扰，但他一见如故，说得很多很长。他说话快人快语，坦率真诚，从不吞吐，毫无城府。不防患人者，是无人害人之心的。我想，这是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同志。以后接触，他更是直言以待，不管对方喜欢不喜欢，愿不愿听，言无不尽。开会，他也是每会必讲，有时因时间紧发不上言，还要写个条子留下意见。工作责任心真是够强的了。但他工作、生活的不幸，大多原因就在这种多言、直言、真言、敢言上。言多必失，祸从口出。在那按百分比硬揪斗争对象的一场场政治运动中，在那一段不短的虚任年代里，他这种作为自是在劫难逃，自我罹难。这也很有点传奇色彩，当然是革命的不幸。

这位老同志是第一屆省文联主席，第三屆省文联顾问，在我省文艺界有着较大的名气。但我更崇尚他的耿直、真诚。一个人做到正直、坦率不易，在高压下做到不违心应变更不容易。不违心，不是个人任性，不是性格固执，而是对真理的追求，是人品的一种美德。他不因多次不公对待而接受所谓教训，不偷奸耍滑，照样该说的

说,该写的写,该做的做,足见他对人格力量的重视。文艺界的团结问题,带有普遍性,是非较多。这位老同志的爱说、多说,虽然也有一些个人的是非恩怨,但更多的内容,心中所操挂的事,还是文艺工作,党的事业。例如他反复给我们提醒,社会主义文艺在任何时候都要注重正确的政治导向,注重教育功能,要引导人们积极向上;文艺要广泛关注农村和农民;甘肃文艺刊物要重视对本省作者的扶持和培育……这反映出他的战略眼光和求实精神,体现出一个老文艺战士的赤心。

不违心者的精神是高尚的。尽管屡受劫难,但信仰不渝。为了革命事业,完全不顾个人得失。他是个作家,写有数百万字的诗歌、说唱、散文、小说等作品。但更多的是文艺评论。他用主要精力从事文艺评论,特别是对新人新作的评介推荐,用意在于扶持、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。我感受到,他是个愿为帮助别人而牺牲自己的人。去年,我送他一本新出的薄薄的小书《秋叶集》,他接连两夜细读,第三天就写出一篇评论送报纸发表。真情感人。很遗憾的是,他写了一辈子文章,自己却没有出一本书。去年,省文联决定拨款给他出一个集子。就在他动手整理,精心编写时,不料突然去世而未终稿。这种遗憾,也充满革命者忘我的传奇色彩。呜呼,不亦痛哉。

这位老同志是因脑溢血不幸去世的。在他突然发病的那天早晨6时,他的老伴潘玉君,第一个把我叫到他身边。送到医院抢救无效,他终于离开了人世,使人揪心裂肺。想到这位老同志所提的一些问题,生前未得很好解决,我应继续努力工作。

我愿这篇短文,当作几片纸钱,奠祭他的灵前,祝他身后平安。

1993年8月12日

(本文作者现任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)

选 编 说 明

《风雨世纪行》是从曲子贞同志解放后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写的文章中选编的，按大类分为上、下两篇。

上篇共 19 篇，是作者自传回忆录的片断。文章叙述翔细，字里行间倾注了作者对党、对人民群众的真情与爱，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执着追求与高尚情操。

下篇共选文 83 篇。这些文章涉及面广，形式多样，大致分为：一、文艺评论（包括理论、文学、戏剧、音乐、美术、摄影等方面的述评）；二、论民间文学（包括序言、随笔）；三、散文、通讯。每部分均按年代顺序排列。这些文章，充分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作者思想上扎根极深，群众观点尤为突出。他把一些有理论色彩的文章，写得清新活泼，朴实流畅。其中尤以有关民间文学的论述，是作者钟情之所在，内容多姿多彩，颇有精辟独到之处。

文集中有些文章，个别地方有改动和删节。

曲子贞同志作品较多，限于篇幅和经费关系，大多数未能编入这本文集。今后如有可能，将陆续选编出版。

本书不足经费，由甘肃无纺织地毯厂李政清厂长赞助。特此鸣谢。

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，得到许多同志和朋友的热心支持与帮助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潘玉君 孙 雁

1994. 8. 30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(1) | 他活在我们心中 | 何载 史唯 丁济沧 | 刘爱芝 |
| (3) | 一个不违心者的挽歌 | | 谢富饶 |
| (6) | 选编说明 | | |
| (1) | 自序 | | 曲子贞 |

上 篇 自传回忆录片断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(7) | 童年 |
| (2 9) | 一所打板子的学校 |
| (3 7) | 我爱信义小学 |
| (4 9) | 我和小叔 |
| (5 7) | 南开中学和九一八事变 |
| (6 3) | 志孚中学育我成长 |
| (7 8) | 忆三十年代电影歌曲的影响 |
| (9 0) | 永远记在心坎的一天 |
| (9 3) | 在马列学院——最幸福的日子 |
| (128) | 我给萧三的一封信 |
| (131) | “抢救”在生死线上 |
| (142) | 在马锡五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|
| (147) | 陇东文工团和“文化棚” |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(155) | 战斗和新生的西华池 | |
| (160) | 附：陇东游击战中的曲子贞 | 王子才 |
| (166) | 漫忆解放初期甘肃文艺界 | |
| (190) | “反右”斗争的是与非 | |
| (197) | 我的编辑生活 | |
| (206) | 你们那里“年”是怎么过的？ | |
| (211) | 生离死别半世纪 | |

下 篇 文艺评论及其它

文艺评论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(223) | 学习鲁迅严肃认真的作风 |
| (227) | 一个可喜的开端 |
| (230) | 繁荣甘肃美术创作的我见 |
| (233) | 对国画界的几点希望 |
| (236) | 谈谈挖掘整理戏曲遗产 |
| (239) | 业精于勤 |
| (244) | 山水花鸟画解放了 |
| (247) | 希望与祝愿 |
| (250) | 站在八十年代起跑线上 |
| (257) | 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一封信 |
| (262) | 也谈改善对文艺的领导 |
| (266) | 载誉归来以后 |
| (271) | 让书法艺术为时代服务 |
| (273) | 谈《雷雨》 |
| (276) | 画中藏友谊 |